

# 馬丁諾夫中篇小說集

苏 鵬 孙以第譯

# 馬丁諾夫中篇小說集

蘇 鵬 孫以弗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Иван Мартинес

## ПОВЕСТИ

根据 Д. ГОРБОВА И. А. СОВКОВИЧА 俄譯本 П. МАТИ-  
НОВ: “ПОВЕСТ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  
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轉譯。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887 字数8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7/16 插页2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3) 0.36元

## 俄譯本出版前記

今天，社会主义建設的主題在保加利亞文学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一点是全然可以理解的。因为現在整个保加利亞都在从事偉大的創造性的工作，广大的羣众都積極地参加了建設社会主义的斗争。

建設新生活的成就是由人决定的。所以現代保加利亞文学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反映新型人物的成長。

伊凡·馬丁諾夫，就是在創作中着重描写这种主題的保加利亞現代作家之一。馬丁諾夫对祖国有深刻的了解，善于發現新的人物。

伊凡·馬丁諾夫于 1912 年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里。他开始自己的劳动生活时是一个印刷工人。馬丁諾夫青年时期就在很多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工人文学战线”、“紙老虎”、“战地”、“回声”等）。这位青年作家因为进行勇敢的反法西斯活动，在三十年代中屡屡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1944 年 9 月，保加利亞被苏軍解放之后，馬丁諾夫積極地参加了与苏軍並肩反抗希特勒匪徒的保

加利亞人民軍的战地出版工作。

早在祖国解放以前，伊凡·馬丁諾夫已創作了很多有关保加利亞人民生活的重要作品（特别是被法西斯警察局所沒收的短篇小說集“战地”）。不过，这位作家在人民民主制度于全国範圍內取得胜利后，才能够發出响亮的声音。

在保加利亞作家中，馬丁諾夫也是最先以新型人物——人民民主的保加利亞建設者——的成長作主題的作家之一。我們所推荐給苏联讀者的这两个中篇——“工厂”和“矿工”，就是伊凡·馬丁諾夫以这个主題所創作的最优秀的作品。这本集子已受到保加利亞讀者的讚許。作者因此获得了季米特洛夫獎金。

作者在这兩篇作品中，令人信服地反映出保加利亞共产党的組織和鼓舞力量，同时在新型人物的成長方面，也反映出集体的教育作用。

正直的工程專家布拉陶耶夫（小說“工厂”中的人物）最初尽力要摆脱政治生活，專門从事建筑，想讓別人同階級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当他忽然發現了怠工陰謀和卖国勾当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位真誠的爱国者，積極地关心着祖国人民所爭取的那种事業的胜利。这个故事也恰恰反映了改造和爭取知識份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这一过程。

“矿工”这篇小說，探討的也是新型人物的成長問題。通过它，作者描述了煤矿工業中干部的成長过程。煤矿

工業中缺乏干部的現象很严重：季节工人在矿井上占絕大多數，他們同农村有联系，同他們自己那一小塊土地有联系。但是自从人民政府为矿山工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創造了一切条件之后，季节工人才拋棄了小小的產業，把自己的命运永远同矿井結合在一起。

作者在这篇故事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力量，反映了建設新生活的保加利亞工人們的劳动热情。

伊凡·馬丁諾夫热情而激动地述說着他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陪同他們一起难过地忍受了他們的失敗，也为他們的每一个新成就而快乐。

苏联讀者一定会帶着很濃厚的兴趣，来閱讀伊凡·馬丁諾夫這兩篇小說的，他們会从里面發現很多鮮明而又令人信服的新型人物的典型，認識到在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上已走过十年的人民民主的保加利亞，在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現象。

1954 年

統一書号: 10019·887

定 价: 0 . 3 6 元

## 目 次

俄譯本出版前記..... 1

工 厂..... 1

矿 工.....60

## 工 厂

### 1

工程师布拉陶耶夫是冬天到建筑工地来的。到现在虽然已经有五个月了，可是他对这件新工作总不能习惯起来。他觉得就是再过五年，他也不会像未接受现在这个任务之前那样一贯热情和积极地来对待这件新工作。今天，他去过厂长那儿，听取了他的指示以后，又在这样想：生活在这个不知为什么叫作城市的偏僻地方，是绝不会轻松愉快的。

他有一定的生活原则，一直坚守着，不愿改变，因为改变常常会引起不安和不愉快。他觉得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像变幻莫测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最可怕了。第一天晚上，布拉陶耶夫疲惫不堪地巡视了工地回来，走进了宿舍大楼二層楼上的房間，心头压抑着白天的印象和一些令人沮丧的思念，感到非常不幸。在火车站上同妻子分别的时候，他答应来到之后，一踏上工作岗位，就即刻把她同孩子们一起接来。可是他早上却給太太拍了一个电报

說：“仍稍候，此間一切均未就緒。待函告。瓦西里。”

就是这个“仍稍候”一直把事情拖延到現在，再拖延多久——不知道！布拉陶耶夫連日子也不計算了。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夺去了他生活中的乐趣，而且使他感到自己在一切所認識的那些人的心目中，已不是过去那样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和組織者了。他本想有一天能把它摆脱掉，可是現在这种希望已經失掉了。

他每天都到現場去，巡視工地，监督工作。头三座工厂大楼已經盖好了。其余的正在施工——地基和側柱已澆灌了洋灰，砌牆工作正在进行。五个月来，布拉陶耶夫亲眼看到一幢幢巨大的建筑物，以惊人的速度豎立起来，計劃書和謄写紙上标着总名的“第二十三工厂”出現了，具有了真实的形体。布拉陶耶夫为工作献出了一切：才能、劳动和毅力——就是缺乏热情；可是他心里这样想：如果没有这一点，真正的創造是不可能的。布拉陶耶夫認为自己的工作——一位建筑工程师的工作——就是一种富有灵感的創造，热爱生活的表現。

他每天一清早就起来，急忙在食堂里吃点东西，多帶上一些紙烟，——沒有紙烟他是一秒鐘也不能工作的，——就开始作起事来。九点鐘左右，簡短地向总工程师彙报一下前一天的工作情况，听取了新的指示，然后布拉陶耶夫出發到工地去，作例行的巡視。他爬上脚手架，視察建筑师和技术員們的工作；如果發現他的指示执行得不徹底，他就去責备那些懶汉和磨洋工的人，一面生气，一

面咒罵。每当大家都已圍着熱騰騰的一大鍋湯坐下之后，他才走來吃飯。但是飯后並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休息，他一直走進辦公室，整晚坐着繪圖。布拉陶耶夫很少和同志們談話，即便跟大家在一起，那也是純粹為了怕別人罵他高傲和自私。他絲毫沒有放任過自己，不過昨天晚上，他第一次打破了這條一成不變的規律。當然，今天覺得很懊悔。

昨天建築師潘切列耶夫和工程師斯達涅夫剛從城里回來，帶來了兩瓶苦艾酒和大量的火腿，布拉陶耶夫就和他這兩位朋友一起喝酒抽煙，直鬧到深夜。整整一個晚上，他都在懊喪地聽他們亂談着“神經戰”和美國將來在戰爭中所要採用的那種原子彈的“奇妙”性能。而現在他帶着厭惡的心情，在回憶他們當時如何興高采烈地談論着美國的軍事技術。

布拉陶耶夫雖然起得很晚，而且為了鎮定神經，還吃了很大一劑催眠藥，可是他仍然覺得不好過、頭痛、嘴里發苦。“這都是苦艾酒鬧的，”他這樣想，然後吐了一口唾沫。“沒有比苦艾酒再壞的東西了。這是一種亂七八糟的臭雜拌。甚至里面連真正的酒精都沒有！”

布拉陶耶夫起床之後，走到洗臉盆前，用冷水唏哩嘩啦地洗了半天，覺得好了些，然後才穿上衣服，下樓吃飯。

食堂里什麼人都沒有。他急急忙忙喝了一杯茶，就走到對面的管理處去了。布拉陶耶夫走上二樓的時候，迎面遇見走下樓來的建築師潘切列耶夫。潘切列耶夫是

向总工程师作彙報回来的；看样子，这次因为补充建設計劃作得太慢，照例又受了領導上的批評；不管怎麼說，他的樣子相當氣憤而且不高興。昨天喝了酒之後，——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喝酒，——他那肥胖而腫脹的面孔變得通紅，兩只眼睛——細小、狡猾，經常閃射着奸詐的光芒——現在流露出抱怨領導的神色。布拉陶耶夫想走過去，甚至裝作沒有看見潘切列耶夫的樣子，然而對方用他那一步三晃的、肥胖的身子，擋住了他的去路，假充廝熟地把一只又短又粗的手搭在他的肩上。

“您好，瓦西里！去找他嗎？”潘切列耶夫朝一個門口點著頭說，同時意味深長地擠了擠眼睛。

他指的是總工程師。而且布拉陶耶夫也知道這位建築師對領導上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這種仇恨用任何笑容是掩飾不了的。

“是的，”布拉陶耶夫回答道，盡力想迴避一場不愉快的談話。

然而潘切列耶夫無論如何不肯放過這個抱怨領導、惡意中傷的好機會。他抓住布拉陶耶夫的手，拉著他走進了堆放著各種建築材料的後院。

“耽擱你一小會！”

“干嗎？什麼事？”布拉陶耶夫推辭說。

他這種極端不高興的樣子，並沒有引起對方不安。

“對不起。我想問問你……實際上不是想問問你，而是要告訴你……”

當場只有他們兩個人。建築師的臉越來越紅，甚至變得陰沉起來。他想私下找布拉陶耶夫談談，而話題又彷彿是一件要拖他下水的陰謀，因此對方覺得不對頭，很可疑，便提高了警惕，準備拒絕。

“你怎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告訴我嗎？”

“為什麼一定是要緊的事呢？”潘切列耶夫笑了。“只不過想找朋友談談……你是個怪人，布拉陶耶夫！你把一切都看得無所謂！”

“什麼‘一切’？”

“就是目前所發生的一切。而且……結果如何……難道你看不清楚嗎？還是裝瞎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潘切列耶夫。”

“不懂？”

“說實話，我不懂。雖然我盡力求懂，可是不行。你要談什麼？”

“你聽着，瓦夏……”潘切列耶夫踮起腳尖，湊到對方的耳朵上，然後輕輕地，幾乎像耳語一樣，帶着一種特別熱心的樣子，迅速地說道：“咱們兩個建築工廠、鐵路、水電站和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的建設工程，說得好聽，我們在為實現五年計劃而工作……可是你曾經也問過你自己沒有，我們為什麼做這些工作？這種建設，這種計劃，目的何在呢？究竟你給你自己提出過這個雖然簡單，可是極端重要的問題沒有：這一切是為誰的利益而作的？”

“沒有，沒有提出過，”布拉陶耶夫坦白地承認說，同

時在他那瘦削而沒有刮過鬍子的臉上，露出了一副茫然若失的表情。

“到底為什麼，親愛的建築家？要知道你是一位工程師，你應該知道！”

“我沒有給自己提出過這個問題，而且以後也不准提！”布拉陶耶夫沒有好氣地回答說，把他那薄薄的嘴唇緊閉了起來。“你說這個干什么？”

“等一等，別生氣，瓦夏！我倒沒有什麼。我只不過想警告你一聲……”

“為什麼？”

“恐怕將來鬧得不痛快。”

他們的視線遇到了一起。潘切列耶夫的眼睛里閃爍着狡猾的火花。布拉陶耶夫露出了疑懼的神情。他們面對面站着：一個——又高又瘦，面色蒼白；另一個——又矮又壯，紅紅的皮膚。兩人都失悔不該談起這件事來。建築師開始考慮着措詞，希望能把已間斷的談話繼續下去。

“你以為我是想用這些無稽之談來吓唬你嗎？”他終於開口說道。然後掏出一鉄匣烟絲，開始裝烟斗。“不是，我的朋友，你弄錯了！凡是有頭腦的人都這樣想。多久以來我們就……”

“你們是誰？”

建築師的臉色又變得陰沉起來。狡猾的笑容，忽然換成一副赤誠直率的表情。

“我們……实际上我想說……我和我的朋友們。例如斯达涅夫……”

“斯达涅夫？他的想法也同你一樣嗎？”

“是的。斯达涅夫也好，大家也好，長眼睛是看的，長耳朵是听的。全世界都這樣想。你不看報嗎？”

“有時候看。”

“也聽無線電嗎？”

“不聽。”

“連倫敦廣播和‘美國之音’都不聽嗎？”

“以前聽，現在停了。”

“可惜！”潘切列耶夫仔細地擦了擦煙斗，把它放進口袋裡，傷心地搖了搖頭。“可惜。布拉陶耶夫，你真落後。你怎麼能這樣生活呢！不問世界大勢，不關心政治……”

“我是不搞政治的。所以請你別拿這些問題來糾纏我……”

“可是你聽我說，親愛的，要知道你是一位工程師，一位建築家，而且你的過去……”

“這與我的過去有什麼關係？”

“朋友，別着急。什麼關係，可太有關係了！你過去是一位優秀的工程師，這段歷史與你的將來很有關係。你別這樣瞧着我呀！要知道，如果我不了解你的過去，我就不會這樣開誠布公地和你談了。這些問題的危險性，你自己是明白的！”

“我不是对你說过嗎：我对政治沒有兴趣。正如你所說的，我是一位工程师，一位建筑家，所以凡是和我的职业不相干的，我都不感兴趣……請問，倫敦广播和‘美国之音’与我的职业有什么关系？我能工作，能从事建筑——也就够了……至于說：为什么，为了誰——这些問題我不感兴趣！主要的是……我……嗯嗯嗯，是的，我在世界上能作点事情，为了人民的福利，对生活有所改善……”

“唉呀！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起人民这个問題来的？”

“別笑，潘切列耶夫！我一向都是这样想的……你忘了，我是在农民中間長大的，虽然我受过西欧教育，而且大都住在都市里，可是我仍然属于……”

“属于那些被共产党夺去工厂和房子的人嗎！”潘切列耶夫輕輕地冷笑着，插嘴說。“你变的真快，工程师同志！”

布拉陶耶夫不作声，彷彿在犹疑：不知是回答潘切列耶夫的問題好呢，还是轉身走开的好。对方确实別有用心，現在一發現不能把布拉陶耶夫拉攏过来，便开始对他使用起挑撥和煽动的手段来。是的，最好只有走开！为了要摆脱他，布拉陶耶夫气忿忿地回答道：

“我没有变，也不准备变。可是你呀，潘切列耶夫，如果走的話，那就算作对了……”

“走？”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再在这儿呆下去了!”

“这是什么話——警告嗎?”

“如果你願意这样想,就算是警告吧。”

“假如我呆下去,究竟会出什么事?”

“很多極不痛快的事。”

“到底什么事?”

“隨便什么事,你想都想不到;人家会把你弄清楚,总有人会檢舉你的……”

“誰?不是你吧?”

“不是,我没有这个打算。不过你不能再在工地里呆下去了,明白嗎?我只是想預先警告你一声。注意,以后可別懊悔……好,再見吧!”

布拉陶耶夫轉过身子,迅速地 toward 总工程师的办公室走去。潘切列耶夫随后追赶他,要他停下来等一等,但是当他确实發現对方不願再繼續談下去的时候,他用手帕擦了擦汗津津的臉,拖着脚步走进了宿舍。

## 2

布拉陶耶夫走进首長的办公室。在他彙報工作和商討缺乏建筑材料問題的当兒,他一直回忆着他和潘切列耶夫談話的情形。“不对,这不單純是被夺去了房子的人的仇恨。其中一定有別的原因……”他这样想着,脑子里